



记忆深处的“叮叮当”

□冷月



我端着满满一碗香喷喷的麻糖，仿佛抱着一碗金元宝。奶奶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手帕，拿出裹着的一卷零钱，一张张数给麻糖匠。“闺女，端给邻居们尝尝。”奶奶吩咐着，我却有点舍不得，但还是端着碗送到邻居们面前。大伙儿也不客气，你一块我一块，拿着就往嘴里送，还啧啧称赞：“这麻糖熬得好，扯得好！”

邻居差不多每家都打了一两斤麻糖，家里暂时没钱的就端来几斤新收的苞谷来换，麻糖匠也乐呵呵地收了。有人甚至拿出半瓶白酒，捧出一堆花生，就着麻糖和花生下起酒来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麻糖香甜了整个童年。

酒喝完了，花生吃完了，笑话也说过好几大箩，大家渐渐散去，又忙自己的活去了。麻糖匠收拾好行头，又出发了。他的脚步伴随着清脆的“叮叮当”渐渐远去，消失在乡间小路上。

我上小学后，班里一位同学家就是做麻糖的，她的衣服和书包总有一股好闻的糖味。一次她带我去她家，在光线昏暗的厨房里，她母亲正坐在灶前烧火，父亲则拿着大铲子在锅里使劲搅拌，浓稠的糖液在锅里翻着漩涡，屋子里弥漫的柴烟带着一股浓浓的甜味儿。同学告诉我，玉米、糯米或红薯用大火熬，熬好后再拉，拉长了又合在一起揉，揉了又拉，就像做面条一样。原来，麻糖是这样做出来的。

后来，麻糖匠依然背着背篓在乡间转，但那清脆的叮叮声已不再有以往的魔力。再后来，各种花花绿绿的零食铺天盖地而来，吃麻糖的人越来越少，我似乎也将这儿的零食忘记。许多年后的一天，我带着孩子散步时，突然传来“叮叮当”的声音，孩子好奇地问：“妈妈，那是干什么的？”于是，他第一次听到了“麻糖”这个词，也第一次尝到了那浓得化不开的甜。

又是多年过去，一群外地朋友来重庆游玩，他们好奇那“叮叮当”的声音，因为他们家乡没有这样有趣的零食。我顿时有些自豪，请他们品尝了这种独特的零食。

如今，乡间卖麻糖的人早已不知去向，清脆悦耳的“叮叮当”声也了无踪迹，只有奶奶还执着地守着她的村子。不过，记忆深处的“叮叮当”，却像一支悠长的乐曲，永远萦绕在我心上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)

“叮叮当，叮叮当”，乡间小路传来一串清脆悦耳的敲击声，我们知道，是麻糖(重庆方言读作 t ā ng)匠来了。正在玩耍的孩子纷纷往家跑，找大人打麻糖。那串叮叮当的声音已经很甜，再伴随悠长的吆喝：“打麻糖哟，又甜又糯的新鲜麻糖哟——”这谁还能坐得住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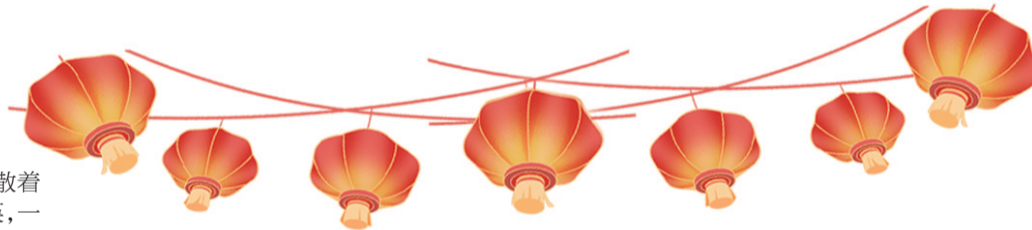
一圈人围在我家院子，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看着麻糖匠放下背篓，抱出一团塑料布裹着的東西。一层层打开，最后，裹着一层白色面粉的麻糖呈现在眼前。麻糖匠用小锤子轻轻敲击小凿子，“叮当”一声，一小块麻糖便掉了下来，跳到竹匾中。麻糖匠捡起那一小块儿，递给我奶奶：“您老尝尝，不用嚼，一抿就化了，还不粘牙，甜着呢！”奶奶笑着接过麻糖，说：“不粘牙灶王吃了就没用了。”麻糖匠笑呵呵：“要祭灶王的时候另外做，保证粘住他老人家的牙。”旁边的我听得糊里糊涂。又听“叮当”一声，他又敲下一小块递给我，我连忙放进嘴里，一股甜香瞬间溢满嘴巴。嚼一嚼，那股香甜融化了，浸润到心底。

麻糖匠乐呵呵地问：“好吃吧？过段时间糯米出来了，熬的麻糖更好吃，又白又糯又细又滑，天上的神仙都爱吃。”大伙儿都笑了。

“麻糖匠，叮叮当，老子赶场儿下乡。”扛着锄头的邻居大伯拖长声音念着顺口溜，麻糖匠立刻回击：“老子下乡儿下地哦。”听两人开着玩笑，大伙儿又是一阵哈哈大笑。

灯火

□钟灵



深蓝的天幕四垂，窗外的灯火散着些温暖。我迅速收拾了桌上的碗筷，一边向窗外望望，一边说：“妈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”母亲笑呵呵地答应了。

最近有些忙，少有时间关注母亲。母亲退休后，一直跟着我居住。尽管各种老年病缠身，但她一直积极乐观。每天，光是吃药就把大半天的日程安排满了。多年来，目睹她不屈不挠地与病痛作斗争，我心里深深地感到疼惜。虽然忙碌，我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陪伴母亲。前两年，母亲忌讳晚上出门，说年纪大了，老年人不出门。她似乎怕夜黑，但在我的鼓动和陪伴下，母亲现在常常和我在晚饭后走向那街巷深处的灯火，看看晚间才出摊的杂货摊、水果摊、小吃摊，还有广场上那总是舞动不停的身影……这夜晚的烟火味道感染了母亲，白天独自在家的孤寂被驱散，心里也逐渐敞亮起来。有时晚饭后，母亲还主动邀约我：“我们出去走走吧。”

我们走出家门不远，就碰到了一位身材瘦小的阿婆。母亲笑着和她打招呼。看我一脸的陌生，母亲向我介绍道：“这是我们楼上邻居的妈妈。”“遇到熟人了！”阿婆满脸褶皱的脸上乐开了花。刚才看她走得有些踌躇，原来，她是想找个同路人。正好遇到我们母女外出散步，她欣然说：“就跟着你们走！”

阿婆说，她这次进城是为补牙。已经来大儿子家住十几天了。几年前来过一次。阿婆很健谈，像是有一肚子话想跟人说说。在闲聊中，我了解到了一段

不平凡的人生、一个伟大的母亲。

阿婆50多岁时，老伴去世了。孩子们都已成家。阿婆一个人住在农村，种地、养猪。1999年，她在镇上赶场时捡到一个被遗弃的女婴，带回家抚养。三年后，女儿离婚，肚子里怀着一个小孩，生下来，也交由她抚养。两年后，女儿再婚后又生下一个孩子，也由她来抚养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毫无经济来源的老年妇女，靠种地和喂猪，一个人养着三个孩子。

我仿佛看见，她才在田里汗流浹背，又背回满背篓猪草，旋即被三个奶声奶气的孩子缠绕的情形。没有多余的言语，一切都那么义不容辞、那么无怨无悔。阿婆对过去的“苦”一笔带过，她说，大儿媳曾问她为啥不出去打工？阿婆说，我怎么能走呢，小孩给谁呢？

如今，那个捡来的女孩已经20多岁了，在武汉安了家，“她还专门回来看我哩。”阿婆满脸的平和与满足，看得出当年那个女孩有了幸福的人生，她心里很是欣慰。

阿婆虽然身材瘦弱，但走起路来却很轻快。她说，她现在还是一个人生活在山里的老家。她已经80多岁了，特别喜欢跳舞，但是不敢出门，因为老家屋外的青草很高，怕踩到蛇。大儿子给她买了一个音响，阿婆用手比划着“足有半人高”，她就一个人在屋里跳。农村住户住得疏散，没有其他人陪她跳。

我说：“您就在儿子家住下吧。我们这里，天天晚上都有跳广场舞的。”

阿婆说，她不想麻烦儿子一家，“因为我的到来，儿媳把自己的母亲送走了。”

原来，儿媳的父亲也80多岁了，住在弟弟家。儿媳的母亲瘫痪，行走无力，住在她家方便照顾。这次婆婆来，儿媳把母亲也送自己弟弟家了。

大儿媳对阿婆说：“我也50多岁了，已经照顾了自己的母亲，再多照顾一个老人，身体受不了。”

阿婆对大儿媳说：“我很健康，你不用管我，去照顾你的母亲吧。”

阿婆始终说得兴致勃勃。她说已经待了十多天，拔了一颗牙，花了5000多块钱，她明天就要回乡下老家了。

她说她很想住在这里，因为这里走路可以不沾泥巴，还可以跳舞，她今天晚上就跳了两场舞，开始在小区门口跳，完了又到小广场跳。

她说，明天儿子就开车把她送回老家。自己种在老家的糯玉米熟了，她要回去收玉米。说到儿子、儿媳、孙子都喜欢吃她种的糯玉米，阿婆满脸骄傲。

与阿婆在楼下分手。她苍老的脸上始终洋溢着恬淡和喜悦，即使在昏暗中，也能感觉到她对生活的热爱。电梯关闭的刹那，她仿佛依然站立在光亮里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在冬天，我们说温暖的话

□莲之语

我们生活的自然界是奇异的，它永远不会把完美馈赠于我们。它给予我们四个季节，但每一个季节都带有极尽美好和不如人意。

春天，虽新绿遍野、百花娇艳、温暖和煦，最美“人间四月天”，但它也是孕育各种病害、虫害的温床。

夏天，虽阳光充裕、热烈，人们解除层层衣物的束缚，轻盈放飞，尽享“阳光、沙滩、海浪、仙人掌”，但它更有酷热、炙烤和风暴。

秋天，虽收获丰硕、金黄落叶如诗飘散、清溪流水美如行云，但它也“雁思来天北，砧愁满水南”。

而我们眼前的冬天呢？

冬天给人们的第一感受就是寒冷，不管是北方和南方，冬天都给人带来不舒服的生活体验。北方的大风极寒是致命的寒冷，南方的低温冻雨是透骨的寒凉。北方的冬天因为室内有暖气，室内暖和，但室外却折磨人，南方则室内外都是“会呼吸的痛”。

北方室内温暖干燥，穿衣都可能起静电，头发蓬起瞬间变“狮子王”，雪天出行更是一场生存考验，走路基本靠滑；南方则被窝内外两个世界，“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，手够不着的地方都成他乡”，起床穿衣如冰桶挑战，戴个眼镜也会冷得一激灵。所以在冬天，我们佩服早起的南方人和早出的北方人。

不过，在冬天，只要有一场合适的雪出现，南北方即会变成同一个美好的画面。

那铺着雪的大地，挂着雪的树木，凝着霜的花草，结着冰的江面，远处山中的冰川，自己呼出的热气……他们都被冠上一个“白”的姓氏。于是，由纯净的白色引发的一系列美好和想象便纷至沓来：雪人、雪仗、滑雪、雪橇、童话世界、白雪公主，冰清玉洁……人们的世界就晶莹剔透得童心一片。

此时，人们会扶老携幼、呼朋唤友，走出家门，踏雪而行，玩雪而乐。欢声笑语中，寒冷的冬天即成最美丽人间。

其实，就算冬天没有漫天纷飞的雪花，我们也可以亲人相邀、朋友相约，线上问候畅谈、线下围炉煮茶，一起说很多温暖的话。

因为温暖的语言能驱走严寒、消除壁垒、融化坚冰！
(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)

